



# 衣裳

于良志著

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6 •

## 內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,包括“衣裳”、“馬”、“大貞”和“勝利庄二三事”等四篇作品。

“衣裳”,通过一个婆婆給媳婦買衣裳时的思想斗争故事,较为深刻地反映了旧的婆媳关系,并給了有力的批判;“馬”,描寫一个合作社的飼养員爱护社里牲口的故事,同时批判了个别社員的自私心理;“大貞”和“勝利庄二三事”兩篇,都是描寫農民在合作化运动中不断的進步和成長的。

## 衣 裳

于 良 志 著

\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\*

書 號 1090

開本 787×1032 耗 1/32 印張 1 7/8 字數 36,000

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4,000 定價(6) 0.17 元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勝利庄二三事..... | 1  |
| 大貞.....     | 9  |
| 衣裳.....     | 22 |
| 馬.....      | 46 |

## 勝利庄二三事

秋收眼看結束了，我們準備向縣委交代一下工作，明天就回機關去，合作部的同志却告訴我們說：勝利庄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今年搞的很好，現在正是分配秋收的時候，你們為什麼不去看一看。

縣委幾乎在每次的工作總結報告中，都提到这个小村和這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，經合作部的同志這麼一提醒，而我們要去趕車車站，恰恰要經過這勝利庄，便決定到那里住一夜，明天再走。

### 一 小 園

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，我們趕到了勝利庄。這時，農民們正在戶外忙碌着，揚場的、抗糧的，到處是人吵馬叫，夾着“唧唧哇哇”的石礮聲，形成一片愉快的勞動合奏。在村頭，我們就遇上了一個打谷場，它比普通場園要大三、四倍，一看就知道，這准是合作社的。場上正在忙着分糧，有的裝、有的抗，還有的在過磅，招三呼四，顯得非常熱鬧。

我們找到了農業合作社社長高奎同志。這個五十來歲的老農民，上唇留着兩撇短鬍子，正光着脊背和另一個社員將糧食包往磅上放。他的動作非常矯健，一點沒有年老吃力的樣



子。一看見我們，他立刻放下活兒，親熱地招呼我們，非要送我們進村去休息不可。我們說明了來意，他才又重新忙活去了，我們就靠在旁邊的糧袋上歇下來。

一會兒，糧就分完了。社員們都將自己分得的糧食，弄到家去。當高奎又要招呼我們進村去時，他才發現在我們身後還剩下一袋糧食。

“這是誰的呀？”他指着糧袋，大聲的招呼起來。

我們坐在糧袋邊，早就看見一個四五十歲的老頭兒，個兒長得很矮小，蹲在場園邊上，小心地一粒一粒地揀着打場時飛濺出來的糧粒子。經高奎一招呼，他立刻站起身來，把手里揀的那把糧粒，放到一攤雜糧里，匆忙的走了過來，向高奎說：

“老高，你給我好好的看一看賬，我到底該分多少？怎么我覺着……。”

“怎么？”高奎吃驚的問：“你覺着少給了你嗎？”

高奎一邊說着，一邊又回到擺賬本的那張桌子旁邊去，打開了賬本，用手指着說：

“你看，不錯呀！孫有才，分糧一千五百二十斤，你說怎么錯了？”

“不對。”孫有才這時也跟過去，仍倔強的搖著頭，連聲的說：“不對，不是說少，我……哦，不光是我，俺嫗她媽也這樣說，恐怕是多分了給我！”他又用手指着糧袋。“所以這些，我還沒向家抗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多了呢？”高奎這才長長的喘了一口氣，繼續問：“你有什么根據呀？”

“哦，我心里有數。”孫有才又很有把握的，用手比量着

說：“往年，我是五畝地，一個勞動力，今年我還是這些。我家里有個小園，以前沒記得哪一年的秋糧填滿過它，可是今年，上面已經圈上了兩道折子了，還剩下這一口袋。我和俺嫗她媽，剛才還在家里琢磨了半天，俺盤算一定是社里把賬算錯了。……”

這時候，周圍所有的人，都笑的前俯後仰。高奎也拍着巴掌，大聲的笑着向他說：

“有才，不是社里弄錯了，而是你弄錯啦！你家的小園，原是單干時用的，它就只能盛單干時打下的糧，現在入了合作社，分糧自然要多，小園哪能盛得下。你該換個大園了！”

## 二 桃 樹

昨晚，經過高奎和一些社務委員們的介紹，使我們了解到：合作社里不但庄稼搞的好，其他方面的副業生產，如磨粉、养猪和種菜等等，也都弄的很有成績，所以今天清晨，我便獨自溜了出去，想趁未走以前，再多看上几眼。

這時候，街上還沒有人，我當作散步，蹣跚到村頭上去。真沒想到，昨夜睡得很晚的高奎同志，這時已提着糞筐，從對面走來。我招呼說，“起的好早！怕遲了拾不到糞？”他說：“不，拾糞是帶便的！昨天鄉里批准吸收几戶新社員，有一戶叫孫如山，就住在这村頭上，我剛才想去告訴他，可是他不在家。”

我正在心里暗暗的欽佩着高奎這種積極的工作情緒，他卻又轉回身來，指着對面的樹林說：“你看，合作社還準備在这樹后面的山坡下，建立一塊果樹園。……”我向那面一看，只能看到一片密密叢叢的、叶子已經變成了紫紅色的樹木。他繼

續說：“我們的計劃，过上三五年，不但要求糧食產量和副業產量大大的提高，还想从这些果木樹上增加收入呢！”

“你們都已經栽上了什么樹？”我用贊許的口气問。

高奎这时却表示出一付懊喪的样子來，低下头說：

“因为打算的不周，今年春上沒培植果樹苗，所以秋天也就沒啥栽了。”

“不能去買一部分嗎？”我問。

高奎又皺了皺眉头，說：

“弄这玩藝，得專門技術，有苗子的很少。不过，村里也有有苗子的，可是誰肯賣呢？比方，我剛才要去找的这个孙如山吧，他給地主看了一輩子園，哇果樹苗、接果樹枝他都会，今年接了很多桃樹，什么蜜桃、六月鮮和白銀桃，啊，多極了……”

“那不好去勻他一些先栽上嗎？”我插問道。

“想着買的人多着呢！这人的脾气又倔強，前些日子，有很多平日和他感情很好的人去買他的，他都不賣，他說那是他給他兒孙种下的‘搖錢樹’，后代还指着它过日子呢！”

我們彼此笑了笑。高奎又指着那面說：“走，我領你去看看他接的桃樹，也看看合作社准备立果園的那塊地。”

啦着閑話，我們穿过一大排樹林，高奎一抬头，脚步又突然停下了。“你看！”他拉住我說，“孙如山在合作社里的果園地里刨什么？”我向他指的方向一看，只見一个穿灰色衣裳的高个兒老漢，在那里刨一会，又蹲下弄一会。我当时估計：这老漢可能是真的自私自利，趁着早晨沒人看見，在偷刨合作社地里的什么，所以我問：“合作社的地里还种的什么吧？”高奎却搖了搖頭說：“沒有，是空地。”他思索了一陣，又說：“根据这



人的脾气——他是个急性子，和他这几天的情緒來看，他一定是拿自己接的桃樹苗，往合作社的果園里栽。”他這一說，我心里可真有点莫明其妙了。“那是为什么？”我問。高奎却又拉着我的手，一边向那走，一边很有把握的說：“你不信，咱們看看去！”

大概，这老漢把精力过于集中到他所干的活兒上，直到我們走近他的背后时，他还没有發覺，还在那里气呼呼的掘着坑，又把那矮小的桃樹，仔細的放在坑里，盖上泥，用力的用脚踩着。

“老山！你这干什么？”高奎滿臉含笑的問道。

“哦！”孙如山老漢才楞了一下，使使勁把腰直起來。他滿臉脹的通紅，嘴上的鬍子顫動了几下，可沒說出什么。

高奎急忙搶上前去，握住他的鋤棒，又拉着他的手，激动地說：

“老山，你怎么啦？要栽，也把苗子交給社里，叫社員們來栽，何用你自个兒在这里出力！”

孙如山这才用力的咽下一口唾沫，手拍着心口窩說：

“老高，我和您說实在的，自从我申請進社，我心里老像揣了个兔羔子，硬是在跳呀！我就怕批不准。”这时候，他又用手点着腦袋，“春天，家里的小人們要進，我却打了絆拉。那是我的死腦筋，总以为有了果樹，有了擺弄果木的手藝，就能有好日子过，所以我不愛入，怕合作社占了我的果樹苗。可是經過這一年，大家和您作出來的樣子，我才慢慢的覺出來，我那想法是錯了。这几天，我又是另一种想法：我活到如今，已經七十多歲了。不錯，我会擺弄果樹，原來我也有果樹，可是我

怎么样？我还是在地主手底下受了一輩子苦。”說到这里，他有些激动，連头也顫动了。沉靜了一会，才又繼續說：“想到这里，我才明白了，要想叫兒孙后代，輩輩世世的过好日子，光我自己有果樹还不行，非要大伙都参加合作社，多打粮，全富裕起來才牢靠。所以我就拿定了主意要入社。可是，昨天黑夜睡不着的时候我就这样想：假如批不准，我怎么办？接的桃樹，也栽好了，想了半天，才想出一个办法，我要先把桃樹苗种在合作社的園里，反正早晚我是要進來的。”

### 三 家 务 事

早飯后，我們便同高奎一起，坐着合作社到車站拉东西的馬車，出了村头。虽然我們僅僅在这兒住了一夜，現在要离开了，竟產生了一种恋恋不舍的感情，臨出庄了还是三番四次地回头來看望勝利庄。忽然間，在后面就追出一个農民來，一面喊我們停車，一面又轉回头去喊：“卯子！卯子！走啊！快走啊！”我問高奎：“这是誰？他是社員吧？”高奎捋了捋鬍子，笑了笑說：“你這個問題，我回答不上了，这个人叫高繼祖，他現在是不是社員，我还不不敢断定呢。……”他一边說着，一边便哈哈大笑起來。“这怎么說……。”我的話說了半截，看高奎噙了噙嘴，回头一看，那高繼祖已經領着一个青年人赶上來了。我知道我所問的他不便当着这人的面回答，所以我也就停住了。

这高繼祖，有四、五十歲，身子比較粗壯，头上戴了一頂氈帽，脚上是一双“双臉鞋”，渾身上下穿着黑布衣，腰間束了一条灰帶子。上車后，坐在我对面。

“上哪去，大爺？”我順便的向他問道。

“嗯……不上哪，不上哪，”他吞吐了半天，才說出：“上鄉里去一趟。”

“上鄉去干什么？”我也極力的表示出一種毫不在意的樣子來。

“嗯……這個……這個……小事兒，小事兒。”看他那樣子，不知在腦子里打了多少來回，才又說：“沒有什麼要緊的，為點家務事呀。”

說完，他把臉轉到一旁，顯然是在迴避着和我談話。我恐怕碰釘子，再也沒敢去繼續的追問他。

“他有什麼怕人的家務事呀？”我腦子里老是这样翻來復去的思考着。我又想通過那小青年了解一下。可是那小青年上車以後，也是坐在那裡一絲不動，一言不發的沉默着。“他們倒很像是爺兒倆。”我這樣想。

好容易走出了二、三里地，他們倆又不約而同的跳下車去，向一個小岔道上走去。到他們走出不遠，我便急忙問高奎：“他倆是什麼關係？你可知道他們上鄉干什么？”高奎望着他們的背影，說：“人家是爺兒倆，在村里是出名的‘等人問’，嘴很緊，誰知他要去干什么！”停了一會，他又把身子向我這邊湊了湊，說：“你剛才不是問他是不是社員嗎？昨天晚上，我們還忘記向您介紹他這一段呢！你別看人家爺兒倆，不好說話，可是也挺有心勁，今年春天，剛組織合作社時，兒子思想通了，回家商議，可是高繼祖老鼓着嘴不吭聲。以後沒辦法，父子倆便分了家，到鄉里去立了約，每份六畝地，老头揀了六畝好的出去單干。干了這樣一年，自己累的提不上褲子、穿不上鞋，到

秋天，他一畝地只打一百五十斤，合作社平均每畝却收了一百八。現時，他又後悔了，昨天晚上又聽說，他先提出又要和他兒合一起，當作原來沒分，可能也想入社吧！”

“噢！對了，”那趕車的小伙子，突然在前面插上了嘴。他說：“這事我也見說來，還聽說卯子昨天不同意，說當初分家，是當着鄉長的面，現在要合，也得到鄉里去說說才行。”

這時候，我們都抬起頭來，了望着他們爺倆的后影，只見他們匆忙的向鄉政府走去。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七日

# 大 貞

——記一个青年姑娘的成長

我們剛到小王戈庄的时候，是一个初春的晚上，天气还非常的寒冷，再加上走了很远的路，身体都感到了疲乏，想赶快找个地方住下休息。

—

在街上，我們遇到了一位年青的姑娘。这姑娘是个中等个兒，長着一双大眼睛，两个臉腮就像那紅蘋果似的，頭髮上还扎着兩塊鮮艷的彩綢，这些，都使她顯得非常漂亮、健康。当她知道我們是要到这村帮助工作的时候，她便主动的去帮助我们找房子，并替我們搬行李、收拾房子里面的雜乱东西和扫炕、糊窗……直到把一切都弄好了，她才走了出去。

我們都被这位陌生姑娘的热情和勤快感动了。我回想了一下，过去在農村里，我遇上这样的姑娘很多。根据我的經驗去推測，这姑娘准是一个团员。这时，我們便和老房东談起來。我問他：

“剛才这姑娘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叫肖桂芝。”他接着說：“因为她年紀还小——你別看她長那大个子，今年才十六歲——所以村里的人，都还叫她的小



名——大貞。”

“她是个团员吧？”我又問。

“啊，是。”老房东点了点头，說：“她是个社員。”

我一听，知道老房东的耳朵有点聾，听錯了，便又重复的問道：

“她是个青年团员吧？”

老房东这才听清楚了，他急忙擺了擺手，說：

“啊！团哪？她不是团员！”

“这姑娘不是很好嗎？”我很驚訝。

“好是好，她心直口快，特別干起活來，又勤快、又馬利……”可是，他又搖了搖頭說：“可还有不少的缺点——你們同志是剛來，还不摸底呀！”

## 二

在村里，一提起大貞來，人們都总是像我那老房东一样的搖搖頭。对于大貞这样一个年青的姑娘，我实在想不出，在她身上，还会有什么嚴重的缺点。就是为了这个緣故，所以我后來对她特別注意。

春末夏初，正是棉花盛長的时候，可是忽然間，在那嫩綠的棉叶上，添了一層層的黑东西。農民們一看是招了蚜虫，心里都非常着急。農業生產合作社召开了緊急社員會議，決定用“六六六”藥粉來消滅它；并号召大家加倍努力，一定要把蚜虫消滅干淨，爭取棉花丰收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天气非常晴朗，棉叶上挂滿了一層亮晶晶的露水，農民們都知道，在这个时候撒藥，是再好也沒有了。

社員們都下地撒藥去了，社長肖丕明，也叫我下地去看，我們便一起來到了大貞她們这个妇女生產隊。这时，妇女們都在緊張的工作着，一个个都低着头，眼睛老是在棉花叶子上打轉轉。我一看大貞，走在一般妇女的最前头，心里就暗暗的想：看！怎么能說大貞不好哇？她干的多么積極呀！由于妇女們都集中精力在工作上，直到現在，她們還沒發覺我們，所以我們也只是悄悄跟在她們后面，除了能听到撒藥和衣裳碰到棉叶所發出的“刷刷”声音之外，什么动静也沒有了。

“这是誰撒的一壠？”

社長在那里大叫起來，妇女們都被他这突然的喊声吓了一跳。她們都直起腰、轉回头來望着我們。只有大貞沒停下，也不知是因为隔的远沒听见，还是有别的緣故，她还在繼續向前撒着藥。

社長的臉色，已經变得很不好看了。我急忙跑过去，問道：

“怎么的啦？”

“你看！你看！这是怎么撒的？”社長用手翻弄着他身前一棵棉花上的叶子，說：“这样撒法，怎么能殺死虫子呀！”

我仔細一看，撒的是太不好了，有蚜虫的叶子，有許多地方沒撒上藥，而那白白的藥粉，却有很多撒在那一点毛病也沒有的叶子上面。再看看前面的几棵，都还是这样。說真的，这时我也有些兒气愤。

“查一查！这是誰撒的一壠！”社長說。

妇女們随着都互相喳呼开了。这个說：“这样事兒，还能找着別人！只知掙分（因为她們这时，是按着干活多少來評分的），不管干的好坏，那还有誰！”那个說：“看看吧！誰跑在前

头，准錯不了！”有的說：“提出來！告訴社長是誰撒的！別叫她一个攪坏了全隊！”可是有的人又說：“誰敢去惹她呀？一提，她那爆仗脾气，准又要發作，那一手，咱可真尝够了！”

女副社長金玉貞（她是这生產隊里的隊員），也在那猶豫了半天，这时，她終于鼓起勇气說：

“那是大貞撒的吧！”她又轉过身去，远远的向大貞問道：“大貞，那是不是你撒的一壠？……”

沒等金玉貞住声，大貞的声音，就在嗓子里爆炸了。她把身子一扭，臉立刻变成了紫紅色，把藥扔在地上，兩手摀住臉，放着長声哭起來，并朝金玉貞嚷道：

“就以为你自己撒的好，还說張、說李，誰稀罕你說……。”

大家再說什么她都不听，別人劝她，她也不睬，就这样，一直鬧了一上午。

### 三

我仍然奇怪：为什么大貞会有这样一个性格呢？有时，我也曾和村里許多人随便談过，可是他們只能給我一个籠統的回答，总是說“她家的門風不好！”可是，究竟她家是个什么样的家庭？可就不清楚了。

为了这个緣故，我一有閑空，就想到她家去玩玩。可是很不凑巧，去了几次，她家里都只剩下她的一些弟弟、妹妹，說他爹媽和姐姐都下地劳动去了。

这天，我記不清楚，是过一个什么節日，按当地農民的風俗，都应当吃餃子，但由于供銷合作社事前計劃不周，猪肉供給不上，因此，引得農民們都很不滿意。我們工作組研究了一

下，認為需要馬上去向群眾作些解釋，並動員他們去買代用品，如蝦皮、魚和粉絲等，过好这个節日。

我走过了几家以后，又上大貞家去。

这天，大概是因为过節的关系，大貞的媽媽沒有下泊。她一見我來了，急忙迎出來，一邊讓我到屋里坐，一邊說：

“俺家太窮、太髒，進不來人，孩子們也不听话，同志可別嫌鬧的慌。”

其实，我進屋仔細看看，她家地上都布着大囤、小囤，箱呀、櫃呀，梁头上，还挂着一些沒去皮的大苞米穗兒，牆上挂着一些穿起來的花生果和紅辣椒，到处都擺的丰丰滿滿，安排得也是有條有理。孩子們原來正在吵鬧着，但看了媽媽的眼色以后，也突然變得像些小木头人似的，在那不動彈了。

“咱都是一樣的人，別客气。”我又說：“你該忙什麼，快忙去吧，別耽誤你的營生。”

“今天還忙什麼呢，反正是忙着吃唄！”這時她又伸出兩只手來說：“你看，我這裡還帶着兩只油手呢！还有点肉沒切完。”

說完，她端過一塊菜板來，切着一塊沒有切完的豬肉。我一看，感到很驚奇，便順口問道：

“您在哪兒弄的豬肉啊？”

“這是上次過節留下的呢！”她很得意的回答我。

我想了一下，上次過節，合作社辦來的豬肉，也不太多，也是按着每家人口配售的，她家哪能分到這麼多？我便又問：

“上次你家領了多少肉？怎麼還沒肯一下都吃它？”

這時，她停下手里的刀，笑着對我說：

“同志，不瞞你說，上次去領肉的時候，多報了几口人，所